

孟小书:人在互联网就像置身猎场



青年作家孟小书 受访者供图

非洲丛林里的一场狩猎，高贵的白色长颈鹿轰然倒下；引发网络暴力的龙卷风，导致女孩的死亡；婚姻破裂的父母面临人间悲剧，陷入自我怀疑，广袤丛林无法告诉他们关于婚姻、情感的正确答案；在“云端”掩盖残疾身躯的网红少女奔赴K的约定，等待她的是美好梦想，或是孤注一掷的“杀猪盘”；网络世界的丛林总总，与现实的温情与残暴纠缠往复，无尽的故事由此产生……

新锐作家孟小书刺破现实的新作《猎物》，拨开网暴迷雾，探讨生命样式的多种可能：当“数量”等同于“正义”时，乌合之众脚下的虚拟之地犹如猎场，你我都是他人眼中的猎物，只是你不知道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姜斯佳

人是猎手，也是猎物

读品：首先请您谈谈《猎物》的创作契机。书中三个故事涉及非洲狩猎、网红经济、网络暴力、杀猪盘骗局等，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话题？

孟小书：这本书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，是按照创作顺序排列的。写第一个故事《狩猎》差不多是两三年前，那时候看了很多关于非洲打猎的纪录片，导演给了很多镜头语言，关于人和动物的关系，他其实是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去拍摄的。看完纪录片，我觉得在猎场里面，不见得人是主导动物的，人如果没有枪支、汽车保护的话，也是猎场的猎物之一。当时社会上的网暴事件也挺严重的，我觉得人在互联网中，和在猎场的情景是差不多的，会被网民追索。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事件结合到一块，写了一个故事。

第二篇小说《白色长颈鹿》是第一篇小说的延续。女主人公Leila因为网暴去世，感情已经破碎的父母去非洲安葬女儿，他们再次回到猎场，探索关于女儿死亡真相的蛛丝马迹，同时试图重启他们以前的记忆，看看能不能再走到一起去，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。两篇小说有连贯性，如果拆开来看的话，各自也是完整的故事。

第三个小说《终极范特西》是关于“杀猪盘”的故事，我看了很多资料、新闻，在写作的时候保留了一点人性之光，读者看完这个小说后，应该对人性还是有信心的。我觉得写作和平时阅读的审美趣味还是有很大关系，我平时做杂志编辑，看到很多小说写得特别悲观，很容易把人写死掉，但是我喜欢看一点有人性之光的东西，所以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把这些东西带点小

说里面。

读品：三个故事通过“猎物”这个线索被串起来，在每个故事中，“猎物”都有不同的含义，能具体阐释一下吗？

孟小书：前两个故事里的意象主要是白色的长颈鹿，白色长颈鹿其实就是得了白化病的长颈鹿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病态的女主人公Leila其实和得了白化病的长颈鹿还挺像的。在猎场，我觉得长颈鹿是最不应该被猎杀的动物，因为它太大了，作为目标太明显了，动作又没有那么灵活，相对于豹子、狮子或者羚羊，它非常容易被捕猎。这一点也和Leila挺像的，因为她是网红，作为网暴的目标也很明显。在最后一个故事里，残疾的女网红Leila是猎物，被骗到“科技园区”的K也是猎物，而两个猎物彼此之间还在互相猎杀。

读品：《狩猎》里的K是我觉得全书最复杂的角色，他在学生时代热衷狩猎异性的游戏，遇到Leila后却“偃旗息鼓”、默默陪伴；他对Leila有很深的爱意，却又被Leila的抑郁症消磨到放弃与她发展为真正的爱情；他在非洲狩猎中原本只是辅助记录的角色，却在最后一刻果断、冷酷地对受伤的长颈鹿扣下扳机，那一刻他心里的莫名兴奋耐人寻味。能谈谈创作这个人物的灵感吗？

孟小书：K在扣动扳机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出于人类的狩猎本能。很现实的是，即使他再爱Leila，再想为对方付出，他也很难耐得住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去消磨，也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她。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历过产后抑郁，我发现女性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男性只是理论上理解，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做到真正的理解。



《猎物》
孟小书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孟小书

生于北京。著有作品集《满月》《业余玩家》《午后两点半》，儿童文学长篇小说《浪尖上的大鱼》等。曾获第六届西湖·中国文学新锐奖、第二届《钟山》之星文学奖、山花双年奖、十月文学奖、丁玲文学奖等。现为杂志编辑。

网络让人与人的感情脆弱又疏离

读品：《白色长颈鹿》里，老贺和竹桑同时为了追寻女儿死亡真相奔赴南非，心态和表现却截然相反，老贺虽然有悲伤，但更多梦想着与竹桑复合的未来；竹桑心中失去女儿的沉重、痛苦居多，甚至女儿的死亡让她的梦想也随之失落了。我们似乎能看到父亲和母亲对待女儿的情感浓度、表达方式的不同。

孟小书：这对父母其实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和一个失败的母亲。竹桑一生中几乎没做过什么事，哪怕她去美国看女儿，也因为找不着路没看成，她是一个被照顾的，几乎没什么生活能力的女性。面对老贺这样一个成功的艺术家，她内心还是很自卑的，尤其在女儿面前，她想证明自己和她父亲一样优秀，但是女儿死了，她没有办法证明了。老贺身上则有逃避的成分在，如果女儿是因为他的推荐去非洲后死掉，他的整个人生都会被自责压迫着，当他发现女儿去非洲跟他没有关系，他轻松了很多。这就是人性比较复杂的部分，即使是自己的女儿，他也不愿意承担那么大的责任。

读品：从小说的描写看，当下的人越来越难在现实中与人建立深厚、真挚的情感关联。

孟小书：上一代人与当下年轻人处理情感的方式不一样，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。老贺和竹桑的关系其实非常脆弱，尤其分开了那么长时间，他们重逢之后彼此之间的好感，都建立在想象的层面上。实际生活在一起没几天，他们就可能因为一个喷嚏、一个恶心的饭粒，回想起以前无数引发彼此怨恨的场景，所以他们再次建立感情是很难的。

现在的年轻人又面临着另一种状况。我们现在太依赖于网络了，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停留在微信朋友圈的点赞之交。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太愿意随便地进入另一个人的生活，大家自我保护的界限感越来越明显。我认为这可能跟网络以及短视频、网络小说的发展有关，大家都沉迷于手机，几乎一分钟都离不开它。包括算法，我觉得庞大的外卖员群体、电商的从业人员，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算法奴役了。

读品：“自由”也是全书着重探讨的命题。故事中的人物一半拥有自由，但一点也不快乐，烦恼和焦虑随时产生，另一半丧失了自由，愿意用条件换取自由，同时又不间断一个问题，拿到自由的权利以后怎么办。这种围城一样的局面，请您具体谈谈。

孟小书：我觉得自由都是相对的，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对自由的理解、向往程度也不一样。比如说老贺这样的艺术家，他在离婚之后确实得到了自由，他很享受与自己独处的时光，不太需要家人的陪伴、亲情的温暖。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他开始需要有人来照顾他，所以他想和竹桑重新在一起，其实也不是出于多么爱她，他只是希望自己年迈体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他身边而已。

《终极范特西》里的郑宝林，他为了挣钱留在“科技园区”里，也为了帮邻居小北家里还债，小北之前被他骗到这个园区，后来没几天死了。郑宝林之前是椰农，如果他真的出去重获自由，做回了椰农，他在金钱方面也是不自由的，他就是很实际的这么一个人。

快节奏并不能带来良性循环

读品：书中也比较集中地探讨了网络直播、短视频流量网红背后的一系列问题，网络暴力、网络“人设”的建立与崩塌、同质化的生活模式，乃至身材焦虑、抑郁症、被害妄想。互联网究竟为当代人认知世界、认知他人提供了便利，还是增加了难度？

孟小书：就个人来讲，我对互联网上大量的直播是比较抵触和反感的。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做了网红，我觉得他们成了网红之后，失去了很多原有很真实的东西，这是我个人化的、最直观的感受。就整个社会来讲，我觉得如今网络过于便利了，外卖确实让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可以拿到餐品，但我们节省出来的时间又是用来干嘛呢？不管是网店还是外卖，包装对自然的破坏，对实体经济的打击，放在长远考虑的话，其实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

读品：小说里也提到“绿色和平”这样的环保组织，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您自己的一些生态主义的态度？

孟小书：我去年去了几个跟气候议题有关系的国家，因此最近对气候议题比较关注。首先去了巴西雨林，看了大豆场、牛场，当地人为了开辟农田、挖炭、挖掘金矿，破坏了很多雨林，雨林里居住的土著被迫迁徙，流离失所。我去采访了几个当地的土著部落，他们特别抵触对自然的破坏，当地政府会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。我还去了格陵兰岛看冰川，很多冰川就在我们眼前“噼里啪啦”往下落，当你看到冰川在你眼前消融的时候，你会特别震撼，会切身地为未来的地球气候感到担忧。目前，我在写关于巴西的非虚构作品，会涉及雨林、气候、环境，可能未来还会持续关注。

读品：从时尚杂志到传媒网站，又到影视公司和传统文学期刊，之前的工作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
孟小书：我觉得还是有影响，不同的工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。我之前在加拿大读书，上大学最后一年学的是时装设计，刚毕业回国的时候，我在《时尚芭莎》工作过一段时间。真正接触以后，我发现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理想中时尚杂志的气氛不太一样，就挺失望地离开了。之后去了影视公司做发行，亲身接触后发现，每个电影虽然内容不一样，但那套模式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就觉得没意思。后来开始写作，对文学感兴趣，就去了杂志社，目前在杂志社有七八年了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上一本小说，我写了很多在影视公司的人和事。

读品：从开始写作至今，一路走来，您觉得自己哪些方面有了发展，哪些方面还有不足？

孟小书：现在可能心态放得平稳一些，不会焦虑于今年有没有写，不会为了写而写，而是会找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去写。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技巧和阅读量还应该提高一些。前两天有一个在北京的研讨会，有个老师说现在的小说普遍对内心的描写不够，我平时做编辑看稿子也确实发现了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对故事性的追求太高了，总想写一个很好看的故事，以至于忽略了很多人物心理的描写。我们现在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快，因为节奏快的作品比较适合改编影视剧，如果内心描写太多的话，就会把整个故事节奏拉慢。影视公司还是会倾向于故事化、节奏快、戏剧冲突强的那种故事。